



87398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

統選

唐

李善張銑

呂延濟李周翰

劉良呂向註

賦癸

情

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情者外染也於是最末故居於癸也

高唐賦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

五臣無於

雲夢之臺望高

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悲

今直上忽兮改容

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

其中有一臺館

爾雅崱者屈屣注謂山峯頭巉

崱然言雲氣形似於山

齊曰高唐觀名懷王

時游雲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崱高舉貌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

王問王曰此何氣也王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

曰何謂朝雲王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

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襄陽耆舊傳曰赤帝

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

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

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爲置觀於巫山之

南號爲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於高唐

唐之客

善曰自言爲高唐之客

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

善曰

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

巫山之陽高丘之岨

阻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南郡

巫縣阻險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

音戶善曰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

實無有也

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向曰至朝

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雲之廟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

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曄

隊兮若松栿

音時善曰曄茂貌

桴直豎貌貌言朝雲茂盛如松栽

翰曰桴茂盛貌

其少進也晰

折折兮若

姣

紋

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偁

榮兮

若駕駟馬建羽旗

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

望所思也韓詩曰偁桀倜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

駕馬建旗也建立也銑曰晰白姣美袂袖也偁挺舉也言雲之勢色變化如此

今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

善曰細雲無處所

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向曰淒淒皆涼也

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王曰

可五臣有也王曰其何如矣王曰高矣顯矣臨望遠

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

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王曰

唯唯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廣聞

也普偏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

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廣遠可為萬惟高唐之

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

道互折而曾累善曰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此

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也言不可比匹也互曲也其道曲折翰曰疇匹登嶢巖而

下望兮臨大陴音池善本之稽畜水善曰嶢巖

草木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陴周禮曰以瀝畜水

字林曰稽積也與畜同翰曰登高下望臨大

陵稽水之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溱

上陴陵也其無聲兮潰胡淡淡而並入善曰百

秘洶洶許其無聲兮潰胡淡淡而並入善曰百

谷者衆

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湍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潰水相交過也淡

以冉切平滿貌向曰天雨初晴百谷之水皆騰涌淡淡並入蓄水之所滂洋洋而

四施兮孔蓊蓊湛湛而不善本止長風至而波起

兮若麗山之孤畝善曰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

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畝丘郭璞注曰丘有隴界如田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

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勢薄岸而相擊兮

隘交引而却會善曰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却相

會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岸相碎慈中怒而特

擊波濤自相迫隘交引而却會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善曰碎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

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尚書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良曰碣石海畔山

半在水中言此水波濤崢嶸然礫歷畏鳥罪切礫而起爾如望碣石以浮海也礫

盧而相摩兮礫轟震天之蓋蓋康蓋反善曰罪自相摩礫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礫礫

衆石貌礫聲也字林曰礫大聲也礫小石也礫礫皆礫石相摩之聲

震天言聲大也巨石溺溺之灋仕灋角兮沫末

潼潼同而高厲善曰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

溺溺而止灋灋而下蹙沫潼潼然聚於高厲之處

水澹澹而盤五臣作般紆兮洪波淫淫之

溶溶音曳善曰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溶猶蕩動也

銑曰水之

廻屈緩流之貌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

善曰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而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橈義出於此

文曰雲若大波踊波如雲起也霈霈水聲也

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

許鵬

鸚鵡鷁飛揚伏竄

善曰妄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鷁鷁鳥也與照

切良曰禽獸聞水聲皆驚駭奔竄

股戰脅息安敢妄擊

善曰股戰猶股

栗也脅息猶翕息也

翰曰摯執也禽獸股戰鳥翕氣皆不敢攫執

於是水蟲盡

暴乘渚之陽

善曰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

渚陽水北暖故魚鼈游焉

銑曰水

鼃鼃鱉連

族驚出陸處皆為日暴於渚之陽

鮪美干交積縱橫皇振鱗奮皇蛟蛟於危婉婉於中

阪遙望善曰謂張其鱗甲翼魚腮邊兩鬣也蛟

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銑玄木冬榮

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

榛中士林鬱盛葩華五臣覆蓋雙椅奇於垂房科渠

切善枝還會善曰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

作糾相覆蓋也雙椅椅相屬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

椅實也還會交相合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

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下勾曰徒靡澹

糾濫徒淡隨波閭諠東西施翼猗猗五臣作猗猗

倚豐沛。

普蓋切五臣作霈善曰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紋也闇藹者言木

蔭水波闇藹然也東西施翼者謂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

猗柔弱下垂貌猗於宜切猗於危切良曰言林木繁茂隨風波而動如羽翼之布猗猗柔弱

貌豐霈言多也

綠葉紫果。

朱莖白蒂。

音帝猶房也善曰果

裹實皮也帶花根也纖條悲鳴聲似竽籥清濁相和五變

四會。

籥音賴善曰左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

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懸俱會也又云

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向曰纖細也風吹細條似竽籥之聲竽笙屬籥簫也銑曰四會謂

四方之聲與之相會合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

心酸鼻

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

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

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貌

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

長吏隳

許規切五

官賢士

五臣

失志
善曰尚書

哉孔安國曰隳廢也失其本志不知所為

向

曰長吏賢士聞此聲皆廢官而失其本志

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疼

秦醉

善曰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

盤岸

官在

陳磴磴

五哀反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磴磴銳

石整渠岸也陳列也磴磴高貌方言曰磴堅也

振陳謂陳

磬石險峻傾崎欺

列於其傍

磬石險峻傾崎欺

崖隤

徒

巖嶇驅參

差縱橫相追

善曰廣雅曰隕壞也說文曰墜下也勢如相追

齊曰皆山勢騰秀

之陬互

五臣作互

橫梧

梧去聲

貌陬

溝

背穴

偃蹇

雅曰陬角也偃蹇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蹇如有

所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蹇蹇也梧逆也路有

橫石逆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

穴良曰陬山角也梧逆穴深蹇徑也言山角

橫逆臨厄背深

偃蹇人徑也

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蕭何芊芊

善作炫縣

耀照虹蜺

善曰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

高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岷岸在巫山下

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俗望山谷千千青也千

與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

言山峻嶮如砥柱也芊芊山色也言山色可以

照耀

俯視

作嶢

嶢

交

窈冥

善曰廣雅

直貌窈窕空深貌嶢士耕切

不見其底虛聞松

聲

善曰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

傾岸洋洋立而

熊經

善曰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

而似熊經銑曰洋洋流聲岸傾水急觀

者恐懼熊經如熊攀樹而立其身倮佝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善曰謂阻

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其下流汗而

悠悠出也濟曰久立其傍恐懼皆流汗至足

忽忽

超

悵自失

善曰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

斷王逸楚辭注曰悵悵悵貌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育之

斷不能為勇

善曰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恐子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

阻亦不能為勇也斷丁亂切良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秦武士對此皆懼不能為其勇斷

卒措骨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倚史莘莘所若生於

鬼若出於神善曰卒七忽切爾雅曰還見也午故切愕與選同言卒然復有驚愕

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也縱縱莘莘衆多之貌言不可測知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

卒然而出令人驚怪不知從狀似走獸或象飛來縱縱莘莘然如鬼神出入

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止平

箕踵漫莫衍以芳草羅生善曰自此已前并述山勢也左氏傳注曰

底平也箕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箕之踵也向曰異物之狀不可盡陳說銑

曰山之形如簸箕之掌而秋蘭芷善作蕙江薜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

善作

載菁

音青荃

射

夜

干揭

車

居

苞并

善

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皆草名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張揖曰江離香草郭璞曰江離似水薺

射干烏蓮草也漢書音義曰揭車香

草也苞并叢生也濟曰皆香草名

薄草

靡靡

善曰靡靡相依倚貌

聯延

天天

掩言同時發也掩同也良曰薄草叢也

越香

掩掩

善曰越香言氣發越掩

天天

越香

掩掩

天天

天天美貌越香謂香氣遷越

衆雀

嗷嗷

雌雄相失

哀鳴相號

善曰雀鳥之通稱

嗷嗷

雌雄相失

哀鳴嗷嗷良曰下

王睢

鸕

黃正

冥楚

鳩姊

歸思

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

欲論鳥故先言其聲

當年

遨遊

善曰

當年

遨遊

當年

遨遊

日睢鳩王睢也郭璞曰睢鸕類又曰鷓鴣鷓鴣黃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也郭璞曰鷓鴣黃黑也

廣雅曰楚鳩一名嘒啁爾雅曰雋周郭璞曰子

雋也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雋胡主切

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通鄉北過仁里有

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思婦登此山絕望愁思

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一本云

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翰曰皆鳥名也啾

啾聲也遨遊也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善曰赴曲者鳥

遊戲也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隨鳥類而成曲有方之士

也向曰言鳥之唱和與流水合度

美門高谿善曰史記曰方士皆掩口左氏傳注

生求美門高誓上成鬱林公樂聚穀善曰蓋亦

谿疑是誓字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共

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銑曰皆古

之名進純犧禱琰室善曰進謂祭也禱祭也尚

術士進純犧禱琰室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孔

術士進純犧禱琰室

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孔

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瑤宮璇室高誘曰璇宮以玉飾宮也

純色犧牲也禱祈神醮子諸神禮太一善曰醮祭也史

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良曰諸神傳祝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天神尊敬稱禮也

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

合諧紬抽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善曰

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不淫邪冽

寒風也紬引也翰曰祝告祭辭也駟蒼螭謂以螭龍為駟也合諧旌旆相和之貌向曰祝

告祭辭也紬抽也言抽大樂之於是調謳令人

弦雅聲合清冽冽風增其悲哀

憊凛悵隸慤七悽感脅息增欷善曰并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益也

銑曰謳訶也。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

獵銜枚。

梅

無聲。

善曰相傳言語徧告衆士七畧曰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

獵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語囂誼也枚狀如箸橫銜之

枚削竹箸銜之止語也

弓弩不發。

伏

罕不傾涉。漐漐。

朗

馳萃萃。

音平

善曰漐漐水廣遠貌說文曰萃草貌良曰罕罕網也傾猶施也萃

萃草聚生貌

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

善作

節奄。

忽蹄足灑血。

善曰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

節也

翰曰弭節猶少時也言鳥獸未及遠飛走少時之間蹄足之上皆已灑血

舉功

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

擇日

善曰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獸車也舉其先得者其車已滿矣

向曰獲車載

言王將往觀必齋戒擇其時日而後往也

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

翠為蓋

善曰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輿也

擇輿車脩法服以雲蜺為旌旆翠羽為蓋

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

蒙往曰會

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良曰言如風

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暗與神會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

不逮

善曰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已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事憂國之利害開賢聖之路以補思慮之不及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臣

本無延年益壽千萬歲

善曰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呂氏春秋曰

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向曰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何
察故延年益壽

神女賦

并序 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
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
以白玉王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
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善曰晡日昃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
晡夕晚夕也紛紛擾擾神志陵亂貌

銑目

色髮髯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

之寤不自識罔今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

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善曰髮髯見不審

識也罔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王善作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

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

瑋態不可勝贊善作贊其始來也齊曰環美

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善曰韓詩曰東方之

者顏色美盛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善曰

若東方之日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兮善曰

日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

如花温乎如瑩

音榮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

說文曰瑩玉色也

言神女之貌光色如花温潤如玉

良曰五色并馳不

可殫

冊

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歸也則羅

織綺績盛文章

善曰馳施綺五色也蒼頡篇曰績似纂色赤胡憤切

績羅繡也言衣服盛多文彩也

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

主裳禮

作禮

不短纖不長

善曰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說文

曰禮衣厚貌如恭切穠肥纖細也言長短合度

向曰

步裔裔兮曜殿堂

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

唾

被服

他薄

裝

善曰裔裔行貌婉美貌方言曰媚美也說文曰悅好也與婉同又悅可也言薄裝正相堪

銑曰婉若游龍乘雲
翔謂輕妙婉弱也悅宜也

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

頭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
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君旁

矣試爲寡人賦之王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五臣作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

女得陰陽厚美之飾
渥飾謂含天地渥厚之美飾

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祥鄠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則

天下之美妓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
良曰毛

嬌西施皆古之美妓也若對此神近之既妖遠女則必鄣袖掩面不敢程比姿式

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

尚善曰近看既美復宜遠望也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翰曰既妖美而有姿

正合侍君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踈不

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我我何可極

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王顏善曰暢申

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向曰莊敬

姝美也言豐盈敬美顏色溫潤如王眸子炯迴其精朗兮瞭了多

美而可觀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眉聯

銑曰眸子瞳子也炯朗也

娟似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

清曰微曲貌

素質幹

之醲

女龍

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

居委

嬈

於幽

靜兮又婆娑乎人間

善曰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

好無比也

婆娑猶盤姍也說文曰婉靖好貌廣雅曰嬈好也韓詩曰靜貞也

良曰婉閑嬈靜

也言習閑靜於幽隱之處婆娑放逸貌

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

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

善曰翼放

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

翰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然使放縱自寬也

珊珊

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善曰流

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

而向曰言如流水欲爲波瀾

奮長袖以正

衽而兮立躑躅而不安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

去長袖以正衣衿也躑躅反側貌澹清靜其情善曰澹靜貌情和也嫫善曰嫫嫫貌也

兮性沈詳而不煩善曰沈詳貌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

不躁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靜厭隱注云善本作瘞列女傳注曰瘞深邃也濟曰隱閑雅也言澹然閑雅沈默詳審不煩辭也

與以微動兮志未可平得原五臣作元意似近而

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善曰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

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旋回也褰余幃善曰鄭玄毛

願盡心五臣作之惓惓詩箋曰惓惓也良

願盡心五臣作之惓惓詩箋曰惓惓也良

日情惟也倦
倦盡心貌

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

翰曰卒終也終與
我相難而不相近

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

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

而未結兮魂瑩瑩

善作

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

兮喟揚音而哀歎

平

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

可乎犯干

善曰精神也未結猶未相著瑩瑩然
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

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頽色也方言
曰頽怒色青貌歛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顏

色自矜持也
結愛也

銑曰頽色干求也言顏色薄怒自守
向曰亨通也言神雖許通竟未

持則不可犯
觸而求之

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歛容

顏顧女師命大傳

善曰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

曰尊敬師傳又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傳

翰

歡情未接將辭

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

音符

善曰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目略也向曰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向目略

微眄精彩

五臣作米

相授志能橫出不可勝記意離

未絕神心怖覆副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

史神女稱遽

善曰目略輕看精神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

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

銑曰訖究皆盡也

徊

腸傷氣顛倒失據闇

上

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

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詩傳曰據

依也 濟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 關然冥忽失

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

登徒子好色賦并序

宋玉

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

善曰

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孟嘗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

短說其罪闕也王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

五臣

作又性好色善曰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

好德如好色者也

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

願王勿與出入後

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

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

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善曰遣自解說也

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

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

東家之子臣

善無臣字

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

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

如翠羽肌如白雪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向

子孔子

嫣然一笑惑陽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嫫笑貌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

然此女登牆

善曰字林曰窺傾頭也登

𪔐力耳只齒牛𪔐善𪔐善𪔐善𪔐善𪔐善

日孽病也說文曰齠張
良曰齠屑謂語而露齒

音維善

曰偻。偻，曲貌。說文曰：疥，癢也。痔，後病也。旁行，行不正也。蝟，偻身曲也。疥，瘡也。

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善作察之。誰為好

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

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

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善曰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

王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

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况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

假言之也大夫言玉稱此自謂守德不如此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

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

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善曰九土九州之土五都

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寒從容鄭衛漆臻

洧子美之間善曰熙戲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

猶嬉游也溱洧二水名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

陽倉鷓鴣庚喈喈皆羣女出桑善曰毛詩曰倉

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良曰鷓鴣此郊之姝

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翰曰姝臣觀其

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音墟善曰

路兮攬執子之祛兮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

感動向曰大夫自稱觀麗者稱詩以贈大路

詩篇名也言逢美者攬衣袖欲與同歸也袂袖也贈以芳華五臣作花辭甚妙

善曰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為辭甚妙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銑曰芳花芳草

也折芳誦詩以贈此女於是處子悅往況若有望而不來忽

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

竊視流眄善曰處女未嫁者悅失意之貌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

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守禮不來情意已密而形體疎也復稱詩曰

寤春風兮發鮮榮繁齋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

兮不如無生善曰復報也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繁貌矜莊

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花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

已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恆之謂也
稱詩以荅大夫也
寤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
乃繫齋戒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
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生也
因遷延而辭

避蓋徒以微辭五臣作詞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

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故足稱

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善曰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

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

義而不同登徒之好也故不退也翰曰雖以

微詞精神相感而已執義守禮終不差失如此故足稱於王

洛神賦

并序 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弟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

丘王死謚曰陳思王洛神謂溺於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善

日記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后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

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

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留宴飲仍以枕資植植還度輟輅將息洛水

上因思甄氏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后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

之神名曰宓妃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

感宋玉對楚王說善無說字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

詞曰余從京師善作言歸東藩善曰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

野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

京城謂雒陽東藩即郾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銑曰京師洛陽也東藩

雍丘也藩者猶背伊闕越轅還轅袁經通谷陵為國之藩籬

景山善曰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漢書沛公從轅轅臣瓚曰在緱氏東南也華延洛陽

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濟曰背違也伊闕

龍門山越踰也轅轅坂名日既西傾車殆馬煩景山山名經謂涉歷也

爾廼作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善曰蘅杜蘅也

皋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有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良曰殆危煩疲也馬疲

故車殆也稅舍也蘅皋香草之容與乎楊作陽澤也秣駟飼馬也芝田地名也

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

善曰揚林

地名生多揚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

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

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爾廼援御

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

之五臣作盍也善曰未察猶未的審所觀殊異

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

王之所見也無廼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

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

日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雲翔翩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昇

驚鴻婉媚如遊龍也榮曜秋華春木

朱穆鬱金賦曰北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銑曰秋菊春松其盛而神女榮茂過之

鬋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

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善曰正歷曰太陽日

彩似之太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淥波穠纖得

中善作脩短合度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

蓮花出淥波也翰曰穠肥纖肩若削成善曰魏都賦曰

約善作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善曰魏都賦曰

劉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登徒子好色賦

曰膏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楚辭曰小膏秀

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向曰言肩膊如

刻削而成也約束素白也頸亦項也皓白也言長項質白皆露之也芳澤無加鈆

華不御也善曰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鈆華粉賦曰思在面爲鈆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銑

曰芳澤香油鈆華粉也言不施於首面也雲髻

戔戔脩眉聯娟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戔戔高

如雲也脩長曲而細也齊曰雲髻美髮如雲也脩長也聯娟微曲貌丹脣外朗

皓齒內鮮明眸善睐賴靨輔承權善曰神女賦曰眸子炯其

精明離騷曰靨輔奇牙宜笑焉王逸曰美人頰有靨輔也權兩頰睐旁視也良曰眸子也善

睐謂美瞻視也言靨環姿豐逸儀靜體閑善曰文之生輔承其頰

也體開謂膚體開帳也翰曰言姿態美逸威儀體德比也

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善作

骨像應圖

善曰柔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畫圖也向曰言

情志寬和然於言辭披羅衣之璀璨兮珥二瑤

碧之華琚

音居善曰璀璨衣聲山海經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報之以瓊琚

毛萇曰琚佩玉名銑曰璀璨明淨貌珥猶服也瑤碧皆玉也戴金翠之首飾

綴明珠以耀軀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為毛羽

步搖貫白珠八劉騶駼玄根賦曰戴金翠珥珠璣劉熙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翰曰首飾謂

釵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釵踐遠游之文履

曳霧綃之輕裾

善曰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

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劉曰俗傳鮫人

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

也向曰遠游履名文謂文

微幽蘭之芳藹兮

飾也霧綃薄縑也裾裾裾也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

采旌右蔭桂旗

善曰芳藹芳香掩藹也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旌又曰辛夷車兮

結桂旗

銑曰微猶快也

踟躕徘徊貌言映幽

蘭徐步徘徊於山之隅角

濟曰縱體輕舉之

貌嬉游也旌旌屬舉以號

攘皓腕於神滄兮

令桂旗謂以桂為旗竿也

采湍瀨之玄芝

善曰毛詩曰在河之滄毛萇曰許水涯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

也傳璣曰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

玄芝

良曰洛神游之故云神許

余情悅其

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怵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

波而通辭善曰毛詩曰子無良媒翰曰悅其美恐不見眷故心振動不樂既無良

媒通接歡情故假託風波以達言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佩而要

平之嗟佳人之信脩差習禮而明詩抗瓊瑋帝徒

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善曰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

善言辭古人指水爲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瑋玉也潛淵謂所居也向曰願達心素故解所

珮玉乃將要而與之歎神女脩信習禮抗舉瓊玉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爲期會水居曰潛

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

言兮悵猶豫而狐疑善曰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遭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

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
 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
 亡去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情多疑慮常
 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
 久無度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
 猶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多
 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 銑曰
 靈神也言我持欸誠於神恐此神誑我也 收和
 鄭交甫同善注恐復如之故悵然狐疑

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

倚傍

五臣作仿

惶

善曰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

所謂洛靈

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神也良曰洛靈洛神也感謂其申禮自持神

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

步

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羣言如鶴鳥之立望

翰曰言神之光彩或明或闇如鶴之立似將飛矣而未翔舉

踐椒塗之郁烈

步蘅

衡

薄而流芳

善曰椒塗蘅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

向曰椒塗以

椒泥飾道也薄叢生也言神步踐以流芳

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

而彌長爾廼衆靈雜還

徒合

命壽嘯侶或戲清流

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

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

善有

詠牽牛之

獨處

善曰厲急也雜還衆貌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

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

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銑曰衆靈衆神也雜還言多也南湘二妃湘水神也謂舜妻娥皇女英游女漢水神也皆攜游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與織女相隔故云獨處此慾無伉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王揚輕

桂

主

之綺靡

翳脩袖以延佇

體迅飛鳧

飄忽若

神

陵

神

五臣

波微步

羅襪

武生塵

善曰陵波而

生塵言神人異

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摠稱言若

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行

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

衣也向曰往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

鳥之飛也微步輕步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

步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

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善曰

賦曰苞溫潤之王顏良曰觀其含辭未吐氣

若幽蘭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翰曰

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如幽蘭也

華容婀娜可烏娜令我忘餐善曰張衡七辯曰螭

篤窈祝曰懷季女使不餐蟻之領婀娜顧杜

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

於是屏翳收風川

后靜波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

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

說屏翳者雖多并無明據曹植結洛文曰河伯

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

非之川后河伯也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淮南子曰馮夷服

夷石而水仙

向曰屏翳風師也

馮夷鳴鼓女

川后河伯也

言使收靜其風波也

娺清歌

善曰禮記曰女娺之笙簧世本曰女娺作簧暴辛為塤宋均曰女娺黃帝臣也

暴辛周平王時諸侯

銑曰馮夷水

騰文魚以

警乘鳴玉鸞以偕逝

善曰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

曰文魚兮失賴又曰將騰駕兮偕逝神女賦曰

搖珮飾鳴玉鸞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

齊曰

既是水神故又魚為之

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

警乘也偕俱逝往也

之容裔

善曰春秋命曆序曰有神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

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

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

雲車而來良曰神以雲為車而馭龍也容裔行貌鯨鯢踴而夾轂水禽

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

陽善曰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毛詩曰領如蝤蛴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

翰曰以鯨鯢水禽為侍衛也沚小水也領頸動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迴言迴首相視也

朱層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有善

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

浪浪音郎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擘茹

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良曰神動脣陳

交會之意言幽明道異深怨此盛年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袖掩涕淚

浪浪然流於衣襟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

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五臣無獻江南之明

璫善曰良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禮璫曰悼傷也傷此會求絕各往異鄉空此微情不足效愛故脫明璫獻之璫耳珠也

處於太陽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

霄而蔽光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於是背下陵高足

往神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善作怨善曰楚辭曰思舊故而想

像傳教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良曰冀足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冀

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素善浮長川而

見也宵闇真也言忽不見所

合止悵然闇真隱其光彩

於思。思。思。思。而增暮夜耿耿而不寐。

至曙。

善曰。遡逆流向上也。縣縣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翰曰。靈體神

也。形見也。言冀望此神復見。浮舟上水。以候命之。既不能見。思慕耿耿。霜不寐而至明也。

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騂轡以抗策。悵

盤桓而不能去。

同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也。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

四言并序。善曰。補亡詩序。曰。哲與國業。疇人肄脩。鄉飲

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

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

翰曰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陽平人也賈謐請為著作掌覽

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

南陔

古來

孝子相戒以養也

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

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陔隴也向曰言南者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

彼南陔言採其蘭

善曰言蘭芬芳以之故已循陔以采之喻已當自身盡心

以養銑曰循順也蘭以香孝子採之以養父母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

善曰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

不暇安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

馨爾夕膳絜爾晨餐

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良曰相戒馨絜其朝夕

之供養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喻已亦當柔色以承

親史記微子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翰曰厥其也

油油喻柔順也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

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為承順父母顏色乃為有獮有獮

在河之涘侯凌波赴汨王筆噬誓魚防捕鯉善曰

曰鰓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汨深水也銑曰獮水獸捕魚以祭先也喻孝子求珍異以

養也涖水涯也汨急流也嗷嗷五林鳥受哺于

子善曰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濟曰嗷嗷聲也言鳥鳥

之微亦聲鳴受哺於子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善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

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

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

何異乎

齊曰養厚敬薄者與鳥相似也

爾虔以介丕祉

善曰鄭玄毛詩箋云介助也毛詩傳曰祉福也

虔敬不大也言勉

增爾敬以助大福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善曰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無點汙也子夏

序曰白華廢則廉耻缺矣

銑曰白華美廉耻也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已如白華

朱萼被於幽薄

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曰草叢生曰薄

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

齊曰喻孝子事父

於幽薄之中而鮮絮也

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詩曰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良曰粲粲奕奕貌門子謂終晨三嫡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勵也

省匪惰其恪善曰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翰曰盡一日三度省察已之所行事

非敢惰其勤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子溝反善恪也匪非也

箋曰跗萼足也跗與趺同陬山足也舊舊所士向曰絳紅色也趺花足陬陵角也

子涅而不渝善曰舊舊鮮明之貌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渝變也銑曰涅染

渝變也言孝子之竭誠盡敬亹亹忘飭詩傳曰亹鮮明雖染不變也

其麥秀丘中

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

宜稻麥

濟曰陵巔丘中各

靡田不播九穀斯

豐

善曰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

稷黍林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言無地不播種

奕奕玄霄濛濛甘霽黍發稠

留直

華采

善作

挺其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

曰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霽廣雅曰稠穉也

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甘霽雨也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

不植芒芒其稼參參

所

其穡

善曰芒芒多貌參

曰穡

向曰芒芒寬

畜許

我王委充我民食

善

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以有三年之委尚書
八政一曰食銑曰委積也言為王之積積以

充人王燭陽明顯猷翼翼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廣雅曰翼

翼明貌猷道也齊
曰言王道明盛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

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蕩蕩夷庚物則由之曰善

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翰曰

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蠡蠡庶類王亦柔之善曰毛萇詩傳

曰蠡蠡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向曰蠡蠡衆

多也言庶物之類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王者以道安之

零草以春抽獸在于善在草魚躍順流四耳近

謝八風代扇善曰萬物既由於道華繁又安於

獸在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銑曰言王

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時和八風不失節

之風也八風八方織阿案晷星變其躔直連切五臣作

曰淮南子曰織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

晷呂氏春秋日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

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翰曰躔星五緯善

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次不失常也五緯作

是不愆善作六氣無易善曰尚書云曰雨曰暘

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

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

也良曰同善注惜惜我王紹文之跡善曰左右

言無錯逆變易

尹革曰祈招之惜惜杜預曰惜惜安和貌我王

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

跡之王之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

善曰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

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

愛植物斯高動類斯大

草木也藹藹茂盛貌植物

各得所宜

而高大

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善曰周周室也

塞

濟曰泰通也言周室

風化既洽王道信通上下

覆

善曰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

天也漫漫何類不繁

五臣何生不茂物極其性

作頁

人作民永其壽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

公孫弘對策曰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恢恢大

天翰曰言生類茂盛各盡性命之壽

圖茫茫九壤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

茫皆大也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

大圓天也則長善曰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易曰

則長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

也莊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

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銑曰

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夭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善曰言萬物之生

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所

也子夏詩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君子由儀率性

善曰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

之謂道

良曰君子

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

清沼鳥萃平

五臣

林善曰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

后辟君也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鵲

翰濯

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

矣何思何脩

善曰賓謂羣臣也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

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

脩之為向曰遠賓皆寫

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其誠信明主盡心撫之
善曰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

遠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陳郡謝錄曰

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符堅陣殺
符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
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
主隆人逮賢相祖謝君子道消拂衣
藩岳考卜東山事同樂
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
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

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
為臨川郡太守為有司所糾徙封廣
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纂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

今之遺一
罰詔於廣州棄市
述其祖謝安謝玄之德
銑曰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

下而重已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
乎天雲之際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
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

氛

善曰纓繞也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不
相纓繞不離塵霧愁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

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良曰言受生藩魏國
兼有濟物之心不爲塵垢所纓纏臣生藩魏國

展季救魯人

善曰魏都賦曰千乘爲之軌廬諸
侯爲之止戈則千木之德自解紛

也幽通賦曰木偃息以蕃魏兮展季柳下惠也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諫之曰蒙耻救人德彌大
兮遂謚曰惠翰曰段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

軍

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

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

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暗之道也迷惑

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音

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

搞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

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

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

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

為卻十臨組乍不綈薛對珪寧肯分善曰史記

五里欲封魯仲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臨組不肯

綈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王逸楚辭注曰

綈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

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

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惠物辭所賞勵志

不肯分珪也銑同善注

故絕人

善曰恩惠及物而不受賞言勉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

勵勉也

茗茗

條

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

明哲時經綸

善曰明哲謂祖玄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周易曰君子以經綸

良曰茗茗遙遙皆遠也謂高讓之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智經綸之材能繼魯仲連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傳

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翰曰康安屯難也言玄委棄講藝

與王羲之隱於會稽之山以綴道論後出爲將軍破符堅故云安世難

屯難旣云

康尊主隆斯民

善曰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

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向曰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原亂中宗初鎮江東

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

解散也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善曰王隱晉

已止也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善曰懷帝即

太元並西晉年號崩騰破壞貌逼迫言為胡虜等奔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蹠子圯平鄙反善

逐渑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

外渑池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楚辭

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

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爾雅圯敗覆也良曰

河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

間也愚於江間迫促狹小屢有敗敗也圯毀也

萬邦咸振懾橫流賴君子善曰懾懼也謝靈運

山居賦自注曰余祖

車騎建大功猛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

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翰曰言萬國恐懼得

免橫流之禍者蒙君子之力拯溺由道情龕戲暴資神理善

拯濟也溺沒也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

曰道有情有信曹植武帝詩曰人事既關聰鏡

神理向曰龕勝也言拯橫流之溺秦趙欣來

由懷道情勝暴靜亂資神妙之理蘇燕魏遲

蘇燕魏遲去文軌善曰尚書曰侯予后后來其

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四國言賢相謝世運遠

皆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同也圖因事止

善曰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

傳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曰上捐國家累世

勛勞遠圖之功齊曰太傅謝安也謝世運謂

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其七故云七州
史記曰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敦吳錄
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良
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
州之命隱於五湖湖有五道故云五湖
濬潭傍巖藝枌梓善曰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
所中高栖之意疏開也濬深
也楚人謂深水為潭
鑿濬深藝種也枌榆梓木名
遺情捨塵物貞
觀丘壑美善曰貞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
美向曰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塵物
也

勸勵

善曰勸者進善之
名勵者勗已之稱

諷諫詩

并序
四言

韋孟

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本彭城為楚元王傳

孟為元王傳

善本有兩傳字

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

不遵道作詩諷諫

善本有曰字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

也高祖即位交為楚王薨于郢客闕是為夷王薨于戊嗣濟曰戊與七國同反故無謚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善曰應劭曰左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

郡曰馬縣南有韋城良曰肅肅敬也我甫衣祖孟祖也在殷封東郡韋城故曰豕韋氏甫衣

朱黻四牡龍旂

善曰杜預曰白與黑謂之黻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

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侯故得服黼形弓斯征撫寧遐荒善曰毛詩曰

形弓則得專征伐撫寧遠方撓齊羣邦以冀大

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

與大彭互為伯於商也迭互也銑曰言其撓

齊諸侯以冀佐大商也迭更也言更相於此其

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善曰周禮曰時見曰

言歷世為諸王報聽讚是絕我邦善曰應劭曰

侯預會同禮王報聽讚是絕我邦王報周末王

聽讒受譖潤絕承韋氏史記曰慎靚王立我邦

崩子報王立東西周分治王報徙都西周我邦

既絕厥政斯逸善曰應劭曰自絕承韋之後政

也管子曰今不行謂之放瓚說是也翰賞罰

之行非由善作王室善曰繇與由古字通向

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

天下諸侯也

銑曰言衆

五服崩離宗周以墜

正羣后無有扶衛之者

善曰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

論語曰邦分崩離析詩黍離閔宗周也毛萇注

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

齊曰言

崩壞離散周之宗社從此而墜

我祖斯微遷

于彭城

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

在予小子

勤唉厥生

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

翰曰

五臣此嫚慢

秦耒

盧呂似斯耕家嫚毒之法而

耕於

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銑曰天不安秦

於烏

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

懷舊國似平國所以皆平濟曰漢征四方所

往必來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良曰厥弟元王

國所以平為侯伯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

於楚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慎恭敬靜守

戒慎恭儉有沈惠此黎民五臣納彼輔弼亨國

漸世垂烈于善作後善曰漸沒也應劭曰即位

向曰言能惠愛衆姓納用輔佐之言乃及夷王

剋奉厥次五臣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

斯惟皇士善曰夷王立四年薨纂統宗祀也毛

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銑曰

惟王謂王戊也言夷王亦能奉其緒然命不如
長而至王統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士

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善曰守其富貴

保其社稷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
履冰而臨淵毛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濟曰

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

為履冰之戒以繼祖考馬悠悠是放五臣本作田獵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

蒸民以匱我王以媮俞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

囿是恢唯諛是信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

困乏而王反以為樂也良曰言玉廢政事以

田獵輕忽苗稼匱乏生人以自媮樂所大所親
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喻喻以朱諂夫諤諤黃

髮女何我王曾不長容臣

作逸

善曰如淳曰喻喻目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嗚嗚與謬同謬謬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貌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貌陵貌也儀

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 翰曰

同善注言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 嬖

慢

彼顯祖輕此削黜

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向曰謂嬖先王之業無德

而被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削黜 善曰尚書曰九族既睦尚書曰舊有令聞 銑

聞穆穆天子臨照下土

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

土 濟曰穆穆明王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

由近殆其茲怙

五臣作怙茲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

善曰茲此謂此

王怙恃漢戚以致危殆

良曰言王不顧羣司

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殆親

近於嗟嗟我王曷不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

彌其逸岌岌其國

善曰言王不思之不鑒鏡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彌

猶稍稍也罪過茲甚岌岌欲毀之意

翰曰曷何

也彌彌稍稍益也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已之事而嗣位無法

致冰匪霜致墜

匪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

善曰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

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

無不委練也

向曰謂積霜成冰積

與國救顛

勅遠怙過追思黃髮壽終作穆以壽與其邦國

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尚書曰詢于黃髮則罔所讐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

遠悔過之事追思老人言秦穆公所以成霸業也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苟於鳥赫君子庶顯于後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

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耆老壽也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翰曰逮及耆老

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於老我王如何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

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向曰我王不覽此美不近老人

何不以此時為鑒戒

勵志詩

四言

張茂先

銑曰勵勉也謂勉志以修德業

大儀幹

括鳥

運天廻地游

善曰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

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中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齊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廻運使天左旋地右旋旋猶四氣鱗次寒暑環周善曰禮記曰四氣轉也理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遝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廻如循環未始有極良曰四時寒暑如魚鱗之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善曰相次循環而無極星火火星也爾雅曰秋爲白蔵故云素秋翰涼風

折落燿入燿照宵流風至毛詩曰燿燿宵行毛

萇曰燿燿燿也燿螢火向曰振落也吉士思

謂振其落葉燿燿螢也宵流謂夜飛

秋寒感物化善曰思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

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曰

與善作與月與荏苒代謝善曰毛詩曰日居月

謝而躋馳類延年曰來者為代去者為謝濟

曰夏盡秋來故曰代謝秋來夏退故曰謝荏苒猶

漸進也言日月相推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善曰

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

往日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向曰言性命之

往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川之流不息日夜

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仁道不遐德哉

仁道不遐德

輶由

善曰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
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言仁德之道其求不遠

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衆人少能舉之

大猷玄漠將拙厥緒

善曰
毛詩曰

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爲也言大道玄遠幽

漢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
曰猷道也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端緒

先

民

作五人臣

有作貽我高矩

其二
古在

善曰毛詩曰
昔先民有作

自濟

曰言先聖作法度遺
我爲高大之規矩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

五臣

于游居多暇日

善曰孫卿子曰其爲人也

盤游居有閑暇不脩道業如彼朽木并蠶丹漆

雖勞朴斲

卓

終負素質

其四

善曰尚書曰若

塗丹黼

翰曰梓匠埋材不勤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削終不成器也川漆喻人學養由

矯矢獸號

平

于林蒲蘆

五臣作蒲蘆

縈繳神感飛禽

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鰲抱樹號矣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鳬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向曰楚王游於林中鰲緣木射之不中命養由射之矯矢鰲抱木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射也蒲且射雙鳬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之感

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善曰

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
英華耽道德銑曰末伎謂繳射也言末伎用
心尚感如此况窮精樂
道豈有幽深而不通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

之以質彪之以文

善曰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
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蹈蕩

而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
曰彪文貌濟曰言清其思慮棲志於浮雲之
上體其質素以文德
飾其身也彪文也
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蔗苗

藂致功必有豐殷

善曰以農喻也左
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

如農夫是蔗是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
耨耘也壅苗為藂良曰言農夫勤耘草壅苗

則殷豐喻學者勤
於道德亦致光大
水積成川載瀾
五臣載清土

積成山歟

許蒸鬱其
善曰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
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

成岳則梗柵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
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
蕩蕩川瀆既濶且清張揖字詒曰歔氣上出貌
翰曰川山皆水土所成及其大也則生波濤起
雲霧人能積德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歔蒸
雲霧
氣貌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

不辭土

故能成其高士不戢學故能成其聖周

易曰含弘

光大蔡邕袁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

遐邇

向曰言山川不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

言人亦當含弘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

善曰老子

光大以崇德聲

高以下基

洪由纖起

下為基

又曰合抱之木生於

川廣自

五臣源成

毫末

銑曰言從小至大

川廣自

作其源成

人在始

善曰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勺

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

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

始與善齊曰川之廣大在初始累上微以著乃物

於泉源人之成德在於初始累上微以著乃物

之理善曰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墨黑

牽之長實累去千里與八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

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

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

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

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

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

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繆牽長也千

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

德如千里馬也翰曰繆索也以御馬也言人

體貌雖美無才復禮終朝天下歸仁善曰論語

學不墨牽之累

之人皆歸於已。若金受礪，若泥在鈞。禮：君子曰：學不可以已。是故金就礪則利，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銑曰：金受礪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瓦輪者。進德脩業，暉光日新。善曰：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新曰：君子之光，其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濟曰：進德脩業，則日新之道。朋：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則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業，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良同善注。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

二首

曹子建翰曰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

其舊事徙封鄴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嬰許歸蕃刻肌刻骨善曰植集

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

兆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挈

挈勤思向曰釁罪也蕃野城也刻肌刻骨深

自誠追思罪戾晝分門扶而食夜分而寢善曰爾

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銑曰戾惡也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

也誠以天網不可重罹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

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善曰老子曰天網

聖主之渥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濟

曰罹羅相視也視鼠之有身體人甚憎之

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

此篇形影相弔五青鬼報奴簡切善曰文子

此篇形影相弔五青鬼報奴簡切善曰文子

問報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言形影相問於

五情更相愧報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善曰曾

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翰曰古君子朝有過而夕改今欲以罪弃生則

違此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善曰即

義義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

何顏而不速死也般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

出於此向曰言何顏居代也若忍穢且全其

生則犯當時之譏也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善曰應劭曰陛

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臺與玉尊言不敢指

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

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

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銑

曰德象天地言廣
恩隆父母言深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善曰漢書音義

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誅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

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

露時雨不私一物齊曰春風養物也時是以

雨潤物也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

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善曰史記曰若煙非

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良曰慶雲瑞雲七子

也言慶雲蔭物不分荆棘蘭桂而覆之

均養者鵲鳩之仁也善曰毛詩曰鵲鳩在桑其

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舍罪責功

翰曰言均平之道者有同於仁

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

愚臣非回於恩澤而不敢自弃者也前秦詔書

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老未無執理之

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左

氏傳曰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分謂

甘慙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耆珪者古之諸侯所

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相主諸侯之禮執信主

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向曰先有

詔不許蕃王朝故云絕朝耆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不圖聖詔猥垂

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善曰猥猶曲也尚書

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

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輦下喻在輦輦

之下京城之中銑曰不圖不意也言不意聖

詔曲垂齒召至止住之日馳心於輦輦之下不

敢指斥故託僻處西館未奉闕庭善曰東京賦

輦輦以言之輦輦以言之輦輦以言之

踊躍之懷瞻望反側

善曰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輾轉反

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謹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拜表并獻詩二篇

五臣作首

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

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

善曰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

四言

於鳥穆顯考時惟武皇

善曰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

考廟毛詩曰時惟膺揚武皇謂曹操也

良曰

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

植是子故云明考

受命于天寧齊四方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受命

濟蒸民

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

旗所拂九土披攘

如羊反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

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也向曰朱旗漢旗操

輔漢故建之九土九州玄化滂流荒服來王曰善

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治矣尚書曰四夷來王銑曰言玄

遠之化滂沱而流荒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

我皇奕世載聰

善曰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北蹤我皇文帝也毛

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濟曰超越殷周與唐堯比蹤也篤生謂稟淳厚

之德而生言武皇既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而文帝又聰故云載聰

禪于漢君臨萬邦

善曰毛詩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

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

曰雍和也三都賦序曰魏以交禪比唐虞尚書

曰君臨周邦又曰協和萬邦良曰武定禍亂

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特和也謂受漢禪

位為人君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

以臨萬國

王國善曰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

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不廢懿親也毛詩曰生此王國翰曰言脩舊

法命懿親以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

周于魯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

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

諧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毛詩曰奄有龜蒙

天國

子俾侯于魯何曰奄同也謂同有海濱之地

亦猶周公封伯禽於魯也車服有輝旗章有叙善曰尚書曰

語曰為車服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

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濟濟上俊又我弼

我輔伊余五臣作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掛善作時網

動亂國經作蕃作屏上先軌是隳許規反傲我

皇使犯我朝儀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

四鄰左輔右弼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

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語曰孔子

尚書傳曰隳廢也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

者灌鈞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齊曰謂廢先

帝之執則也皇使謂監國使灌鈞也鈞國有典奏植醉酒劫脅使者謂傲使犯朝儀也

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善曰植集曰

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諫詩曰輕此削黜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

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

之官儀禮曰率導也良曰削黜謂黜其爵明土將寘于理殺我於大理推罪為元凶之率

明天子時惟篤類善曰魏志詔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舛而不殊其改

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翰

曰惟思篤厚也類謂兄弟不忍伐刊暴之明律

遠彼執憲哀予小子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

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

市列也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揚

雄交州歲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儀禮曰小臣

正辭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暴尸於朝市故

違執法者改封交邑于河之濱善曰魏志曰帝

哀矜我也改封交邑于河之濱以太后故貶爵

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鄆城屬東郡舊交

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兖州植表曰行至延津

受安鄉印綬銑曰植改封鄆城侯鄆股肱弗

城舊兖州之境近濟河故曰于河之濱股肱弗

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輦輦僕夫于

彼冀方善曰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韋孟諷諫

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曰臣自

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

猶住冀州也時魏都於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
時魏以維爲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
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
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濟曰虢虢獨
也僕夫御者冀方冀州境也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

赫天子恩不遺物冠

去

我玄冕要

平

我朱紱

善

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
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
物而不遺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
曰朱芾斯皇芾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
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良曰恩不遺物
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侯之儀服光光
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

善作

王爵是加

善曰

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

翰曰謂尋有使封鄧城王也故云剖符授玉

齒金璽徒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善曰左氏

傳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

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

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祇

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厲向曰怵惕戒懼也

咨五臣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

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善曰

曰嬰繞也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

四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

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

也向曰逝死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傲德

言不敢愧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善曰言生之

沒盡齒年也

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天壽不可預

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子曰

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也

昊天罔極盡也言報德之心如天常懼顛沛

之大亦無盡況生命何足圖也

抱罪黃墟音盧善曰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

天下契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銑曰顛沛

猶死也常恐不能酬德抱罪於墳墓中黃墟墳

墓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善

左氏傳曰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

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

音義曰十毫為釐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

陳効齊曰願蒙使當矢石建旗東嶽以鎮吳

立微功自危軀授命知足免戾歷結反善曰

贖往罪

授命亦可以為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

免

也其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

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遲去

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

奉聖顏如渴如飢善曰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

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心

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善曰史記子韋

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

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降照微之明信片曰

易之聽銑曰言心遲慕於君也天之高所

聽者卑何暇明我微誠也皇暇照明也

應詔詩

四言 翰曰言應詔命而來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善曰爾雅

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

其馬又曰既脂爾車銑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應命也秣飼也脂車脂轄也

旅善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朝發鸞臺夕宿蘭

渚善也向曰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鸞殿公孫乘月賦曰鳴鸞舞於蘭渚

向曰鸞臺蘭渚者並芒芒原隰祁祁士女善本作路邊地美言之也

善曰毛詩曰宅殷士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毛詩曰芒芒又曰采繁祁祁

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良曰芒芒廣也祁祁衆也公田天子之田也樂謂樂

其繁盛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

食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

四體疲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不暇息也

有糗糧飢不暇食謂趣君命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善曰鄭玄

向也猶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愛揚鑣游周禮注曰

漂沫音昧叶韻善曰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

賦曰龍壤橫舉揚鑣飛沫銑曰由從也藹藹

壯盛貌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沫出也

流風翼衡輕雲承蓋善曰甘泉賦曰風從從而

宇向曰翼扶步澗之濱綠山之隈善曰孔安

也衡車輓也遵彼河澣虎黃坂是階善曰毛詩

文曰隈曲也許毛萇曰水崖曰澣爾雅曰階西濟關谷或降

因也向曰澣涯也黃坂坂名

或升駢

霏

驂倦路載寢載興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

伊闕谷即大谷也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左右駢驂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

曰再寢再興言疲也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務指

日遄

船

征

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晏志也蔡琰詩

曰遄征日遐邁毛長詩傳曰前驅舉燧後乘抗

端疾也旌善曰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

升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社周禮析羽為旌輪不輟運鑾無

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

善曰毛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鑾

在衡以金為鈴也毛詩曰邵伯所稅毛萇曰稅

西館嘉詔未賜朝觀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願

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音呈善曰毛萇詩傳曰

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醒誰乘

國成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預朝

禮也醒酒病也言懷慕

君王憂心如病酒也

關中詩

四言善曰岳上詩表曰詔臣作

漢記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

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

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調下獄死齊

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死生異

辭必有詭謬故引

證喻以懲不恪也

潘安仁

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氏賊齊

萬年與楊茂於關中反亂人多

疲敝既定帝命諸臣作關中詩

於鳥皇時五臣作乃晉受命既固善曰毛詩曰於皇

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三祖在天下也銑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聖皇紹祚善曰毛詩曰紹繼也向曰三祖宣帝號高

祖文帝號太祖武帝號世祖在天謂列宗德博

化光刑簡枉錯七故友善曰周易曰善世而

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

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

錯諸枉齊曰錯授也言德化光大刑法簡要枉曲者必授弃也微火不戒延

文選

其一

善曰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

五年武庫火戒慎也蠡爾戎狄狡狴思肆

毛詩曰蠡爾蠻荆傳暢諸公贊曰北地盧水胡

馬蘭羌因此為亂惟齊萬年為主左氏傳申公

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達國語注曰肆

恣也謂思恣凶逆也王翰曰蠡動也戎狄謂北

地胡馬蘭羌推氏賊齊萬年為虞我國青幸窺

盟主而作亂也狡亂肆縱也

我利器善曰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

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

韋昭曰器兵甲銑曰虞度也言氏賊度我武

庫之災窺善作牧慮殊威懷理二善曰尚書

我機變也岳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

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

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

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向曰嶽牧謂梁王

解系也慮殊謂梁王欲戰以威將無專策兵不

服解系欲守以懷撫故云理二將無專策兵不

素肄音異其二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素預也又

兵素不練習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

願善曰傅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彝咸熙

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

晉書曰宣帝相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

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

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逞快也

良曰翹翹出羣貌趙王名倫請兵三萬

往平氏羌朝議疑不遣故此願不逞

征高牙乃建善曰于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

大將軍西討氏羌尚書曰鼎哉夫

子尚栢栢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

蓋

相望偏師作援

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偏師

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銑虎視

日以偏師為梁王援者旗蓋相望於路

耽耽都威彼好時音止善曰于寶晉紀曰形

時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濟曰耽耽素申

深視貌好時地名梁王出兵屯兵此地

日耀玄幕雲起善曰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

問曰赫然而日耀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誰

山中良曰素甲明光甲也玄幕軍幕也

其繼之夏侯卿士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

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

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

帥繼之良曰夏侯駿從惟系今惟處別營基

梁王後領兵西討氏羌

卷三

其時音雉

其四

善曰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

時

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

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姦雄基時向曰

時立也言營壘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善曰漢書

如基之時立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

善曰漢書

累世承平銑曰言豈無謀策但

守有完郭乎

戰無全兵

善曰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為

城戰兵盡為

鋒交卒

忽子奔孰免孟明

善曰杜篤

賊敗無全也孟明視西乞術

子墨衰經敗秦師于綏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向曰言鋒乃始交士卒奔北軍

將誰免孟明之敗者孟明視秦將甞為晉所敗

以為飛敷刑綈郭告收上京善曰王隱

與賊戰于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不
天下兵應劭曰以鷄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
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
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
聲肅恭乎上京濟曰檄軍書插羽於上以徵
兵取其象鳥飛之疾也告敗上京請兵救也
周徇師令身膏氏低**斧**善曰周處別傳曰氏賊
曰古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
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榮緒晉書
曰氏西戎別名良曰屈身從物曰徇師令軍
令也周處與賊戰不勝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
氏所殺故云身**人之云云貞節克舉**善曰毛詩
膏氏斧也膏潤也
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
翰曰周處身雖亡貞固之節能揚舉於代
違命投畀必**朔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
播伐萬年廣雅曰違背也毛

詩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向曰盧播

偏將伐萬年詐論功免為庶人徙北平北平在

北故云朔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善曰左

土界與也氏傳孔子曰趙

宣子為法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苦如薺

銑曰言播為矯詐之法以受惡其心徙之不以

為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善

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眎之義受圖于黎元孔

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

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啓啓檄蜀文曰肝

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占出夏北門行曰

白骨不覆疫厲淫行魏許昌碑表曰白骨既交

輝於曠野濟曰哀憐此衆人無罪為氏賊所

殺白骨交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五臣

於衢路作人

七為火字音孚善曰鄭玄孝經注曰五

俘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皆為戎狄所俘

也亂離斯瘼莫日月其稔善曰言亂離之道於此將散論其日月為

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瘼矣毛萇曰瘼病

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斯瘼矣毛萇曰瘼病

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

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杜預曰稔熟也翰曰瘼病稔熟也天子是矜

言亂離為病既久日月已經一熟矣

肝旦食晏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

杜預曰肝晏也銑曰矜憐肝晚主憂臣勞孰

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肝食

不祗懍臣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臣勞主辱

臣死孔安國尚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

書傳曰懍危也

日兩都賦

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殮素殮者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殮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臂若尸焉向曰孰誰也言天子既憂誰不敬懼愧無謀策獻納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

於君但尸祿素殮而已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甘鄆也濟曰謂天子發怒整精銳之卒將討之也

命彼上谷指日遄逝

善曰王隱晉書

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氏反諸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曰指日遄征良曰時天子見諸將敗親作薪乃拜觀為建威將軍令速往擊氏羌也

奉成規稜

五臣作精

威遐厲

善曰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管之漢書武

帝與李廣書曰威稜懾乎鄰國王逸楚詞注曰

策規也威勢
遐遠厲激也
首陷中亭揚聲萬言九兵臣計

先聲後實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建威將軍擊氏羌于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

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鏐邪而羅者以萬計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

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

氏羌於此地揚聲稱斬獲萬計此乃兵家聞之

有司以萬為一
善曰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之為一濟曰孟

觀其誅萬而有紂之不善我未之必
善曰以紂司以為一也喻觀也言

觀雖妄聲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

之甚也良曰人稱紂之不
虛鼎
胡滿
奴德繆

善者亦大甚我未必信之

彰甲吉

善曰說文曰鼎顯也蒼頡篇曰鼎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

二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以虛明誅二羌之功

此觀之過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卑南勒姐

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湍水出西河美稷縣故

羌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湍孤奴歸化是其

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吉氏杜預注曰甲

氏赤狄別種翰曰湍德甲吉氏羌帥也言孟

觀虛明此二雍門不啓陳汧危偪善曰漢書

人有功也雍縣陳倉縣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

銑曰雍雍縣陳倉汧汧城也危偪賊所圍也

觀遂虎奮感恩輸力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身

常大敵功蓋一時左氏傳

樂盈曰昔陪臣輸力於王室濟曰觀孟觀重

也遂如虎之奮擊感天子之恩輸力而擊之

善曰晉中興

五臣作邑

賦曰日日月月兮重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萇

曰色溫潤也何曰圍賊圍汧城也豈曰無過

孟觀擊散危城得載安也邑安也

功亦不測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石公

記序曰慮若源泉深不可測翰曰觀雖情固

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善曰范曄

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

謂乎萬年也上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

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

亂貌長楊賦曰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有食之亦

孔之醜銑曰言人情萬端何種不曰納其降

有此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

曰梟澆其首善曰二者皆語辭也觀曰納絳駿

曰梟首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

曰梟

向曰觀稱納賊之降

疇真可掩孰偽五

夏侯駿

稱梟賊首曰辭也

作可久

善曰言誰為真事而可蔽掩

為可久

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

即可明

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

長濟

曰疇誰也孟觀功真不可掩夏侯駿功

偽亦不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

音松叶韻善曰

可久

謂有司考驗之也

左氏傳

予犯曰明徵其辭周禮曰司寇斷獄蔽

訟則以

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微訟翰

曰微驗

蔽斷也言驗辭

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善

以斷觀

駿之爭訟也

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

空鄭玄

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

爵既

五臣

靡眉

顯戮亦從善曰言賞罰之法在

以好爵

否者

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

以好爵

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

善曰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賓林奉使羌

顛岸降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

兩屈林以誣調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梁州刺

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齊曰

漢校尉賓林討氏羌妄賞爵祿周人之詩寔曰

漢主責之遂見殺言以此戒也

采薇微北難險狁允西患昆夷善曰毛詩序

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鄭玄

曰昆夷西戎也狁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薰

粥周曰狁狁秦曰匈奴舊說疏曰黃帝曰薰

唐舜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良

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以古况今

何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言古弱而患今

疆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
曜威而講武事不足曜威而為詩者為愍斯民
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言小患不足曜我國家威武但愍人之苦使我
心傷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

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
國曰荼毒苦也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
人因師旅之苦而加饑饉
言秦

疫癘流行荆棘成

榛仕中反
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
雍州疫大旱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

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厲疫氣不和之疾也古
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流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

棘生焉
向曰厲病淫久也言疫病病絳陽之粟
久行人庶喪亡荆棘荒穢而成榛也

乎十胃實
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

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齊曰絳陽絳縣

也秦人飢運絳縣之明明天子視民五臣作人如傷

粟於渭水以濟秦人善曰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申命羣司

如傷良曰言天子視人如傷於已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于疆善曰誠群司言

無以強而凌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命保守封疆無以衆而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行暴無以疆而凌人善曰謂關中民也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

六善曰謂關中民也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

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

曰惴惴懼也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

農本草曰春爲陽陽溫生萬物惴惴咸煦也

銑曰熙猶煦也言危懼寡弱之人被天子之惠如草木之煦於春陽

公讌

公讌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荅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濟曰公讌

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讌在鄴宮與兄丕讌飲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善曰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

也良曰特武帝在故稱丕為公子

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

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善曰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

遊今列宿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

鳥鳴高枝申飈必安耳穀經筆遺武後善曰朱

吾載翰曰魚鳥自喻也清波高枝喻公子也

謂得躍於公子側也隨疾風也言飄颻放志意

千秋長若斯善曰古詩曰蕩條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說

公讌詩五言

王仲宣

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善曰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

字林曰卉草總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向曰豐澤時雨也

涼風撤五臣作微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

坐蔭華榭音衰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

炎上故謂夏日為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

會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櫟

堂端良曰君子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壘

曹操也華櫟屋也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壘

毛詩曰嘉穀脾臄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

方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壘

曰嘉美也肉叶骨曰般充滿也管絃發徽音曲

圓方謂豆俎也旨美也壘罇屬管絃發徽音曲

度清且悲善曰孔安國尚合坐同所樂但愬素

盃行遲善曰愬與訴同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

歸善曰毛詩曰厭厭夜飲今日不極歡含情欲

待誰善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驩而去含情謂

尚不樂當見卷良不翅升守分豈能達善曰言

尚不樂當見卷良不翅升守分豈能達善曰言

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
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
猶過多也論語摘衷聖承進識曰徐衍守分身
亡銑曰不翅猶過多也言見眷過多守分不
敢違

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善曰左氏傳正

言夫子謂魯季桓子毛詩曰樂只君子願我賢
福履綏之向曰言君子履福以安人願我賢

主人與天享巍巍

善曰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

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齊曰克符周公
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享其高

業奕世不可追

善曰史記曰周公且輔翼武王

世載德此詩侍曹操讌濟曰克能也言能
符周公輔佐之業奕遠也言遠代不可追及

公讌詩五言

劉公幹

善曰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為平

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有文學著文賦數十篇卒良曰楨為魏太子文

學著詩賦數十篇此宴與王粲同於鄴宮作也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

翱翔

善曰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游戲

宛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乎翱翔翰曰言盡

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

輦車

五臣作居飛素蓋從者盈

路傍

善曰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路傍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

善曰新語曰梗

以防止水鄭玄曰堰猪畜流水之陂防猪旁隄也銑曰珍木謂珍異之木石渠觀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猶堰也言為堰以防魚逸矣

蓉散其華菡胡感蓂蓂溢金塘善曰毛萇詩傳曰

蓮也菡蓂花也濟曰芙蓉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

梁善曰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兮水裔

水裔水畔也仁獸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凉生

平五臣未始聞歌之安能詳善曰毛萇詩傳曰

館寄流波謂在水中豁然猶通達而達風凉也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

忘善曰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五言 善曰 魏志曰建安

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善曰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

中郎將文學卒 翰同善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

磬問子游何鄉戢

側立

翼正徘徊言我塞

善作

門

來將就衡陽樓

善曰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歛也淮南子曰北

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

淮荆州

銑曰塞門北極山名衡陽

注

春羽北

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曰摧頽

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東觀漢記

曰世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

衣摧頽向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

五臣沙石何能中自諧善曰簡珠喻賢人也沙

作隨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

也周之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

簡珠隨沙石言不見用與羣小相隨欲因雲雨

也言如此何能中塗自與君子諧和

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善曰

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
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梯喻尊位也賈
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漢書曰左馬翊薛宣爲
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

後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公子敬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伸眉之地

愛客樂飲不知疲

善曰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

和顏既以

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暢允也鬼谷子曰以識細微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

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曰細微場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

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

善曰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凡

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

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相戒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即位立為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

東宮之北
曰玄圃園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
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

衡時為太子洗
馬應令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
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

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
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錄運也
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

自昔

哲王先天而順

善曰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
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王謂堯禹遞相禪代言皆先天而行事天不違

而順
羣辟崇替降及近古
善曰國語藍尹亶曰

從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衆君有終替廢下
黃暉旣渝素靈承祐
音尸善曰魏

及近古亦如之
黃暉旣渝素靈承祐
善曰魏

爲土德曰黃晉爲金行曰素于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猗說石圖曰金

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植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

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

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爲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

也又曰祐福也
暉晉金德故云素靈謂魏變而晉承祐乃眷斯
顓祚之宅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

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濟曰天禧三后始基世

武丕承善曰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

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良曰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協風傍駭天

晷仰澄善曰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

也澄謂不薄蝕也翰曰協和駭散也言淳曜六

和風傍散晷日也仰澄謂無薄蝕也合皇慶攸興善曰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

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有黎者為高辛氏火官有淳美光曜之德於六

合故得皇慶所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善曰晉在河汾

彼氏羌尚書曰璿璣王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向曰河汾水名晉

所封境也言從彼河汾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

翼昊天對揚成命

善曰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君思

求可以爲民立法者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

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

上天對明以成休九區克咸讌作謳歌以詠善

命也翼輔揚明也劉勰駢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

言九州能和謳歌皇上纂隆經教弘道善曰皇

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

翰曰繼武皇盛德以經教天之大道也纂繼弘

大乎七既豐王工哉考符肇基責印先大造善

毛詩曰在宗廟考與玄曰考成也毛詩傳曰

百工庶績成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詩傳曰

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

曰造成也銑曰工官載則考成也言化豐而

官成向曰績功也荒猶法也儀刑祖宗安綏

言俯理衆功仰法天之大成天保定爾

天保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

是以篤生我后克明克秀善曰我后謂太子也

安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良曰我體

后謂太子也言能有明秀之德機為親臣

輝重光承規景數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

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

在爾躬善曰言體輝光之德承明聖之嗣故

曰重光景大也數歷數茂德淵冲天姿玉裕善

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

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爲大字書曰冲虛也相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銑曰冲深也言茂盛之德如淵最在爾小臣邈彼荒遐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蕞爾小國儀禮濟曰蕞小也小臣機自謂弛始厥負擔平振纓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承華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揚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宫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良曰弛廢也承華太子門也言廢負擔之役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善曰左纓紱於太子門也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翰曰言

此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四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

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

善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為吳

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銑同善注

皇皇帝祐誕隆駿命

善曰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

祐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向曰皇皇美也祐

福也誕大隆大也美帝之福能大盛天命也

四祖正家天祿安

善作保

定

善曰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毛詩曰天保定爾濟

言四祖能正其家又善作哲惟晉世有明聖

天之福祿長安定也善曰尚書曰明作哲叡作聖毛詩曰世有如彼

哲王良曰叡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王如彼

日月萬景攸正其一善曰尚書曰惟我文考

道隆自天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

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明分其觀象洞

玄陵五臣作凌風協紀五臣作極絕輝照淵善曰孝經曰

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

又曰天玄而地黃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

絕遠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

散也

銑曰言旗

致天之屈于河之沂

善曰臧

施如電之揮霍也

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驤爲前鋒倫遣孫會等前

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

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屈毛萇

曰屈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

向曰

致天子之極于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其三

善

河之沂沂岸也

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曰趙王倫

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溫帝復還故曰再集

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

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濟曰言天頽綱

子之命載集於惠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

頽綱

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

善曰說文

周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

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

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弃

次序遺其淨華
體神道爲質素
辰畧重光協風應律

善曰漢書倪寬云宣

重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也國語曰虞幕能聽
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應律應
律而至也
載也天子之道載光和风應於律呂

函夏無

塵海外有謚

音密其四
善曰楊雄河東賦曰

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
外有截爾雅曰謚靜也
銑曰函夏華夏也謚

靜也言內
清外靜
芒芒
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

宴嘉會

善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

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教周易
曰嘉會足以合禮
向曰王謂成都王也言上

下通泰王於華堂用
崇宴禮以會賓客
玄暉峻朗翠雲崇靄
於冕

弁

五臣作弁

振纓服藻

五臣本作藻服

垂帶

與五

善曰玄

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齊曰玄天暉曰峻高朗

明也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服祁祁臣僚有來雍雍

祁又曰有來雍雍良曰祁祁衆貌僚官也雍雍和悅貌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薄言

載考承顏下風

善曰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詩曰在宗載考漢書雋不疑曰乃今

承顏接辭孔叢子曰伋頤在下風翰曰薄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爲言則成此詩承

王之顏色俯覲嘉客仰瞻玉容

善曰毛詩曰我於下風也有嘉客亦不夷

澤曹植罷朝表曰覲玉容而慶薦奉歡宴而慈潤銑曰嘉客賓客也玉容謂容如玉也俯仰

隨尊卑施已佳約于豐折豐天錫難老如岳之

崇弘平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賜之

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施用甚薄遇禮

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岳之崇高

晉武帝華林園五臣本集詩四言善曰

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于寶晉紀

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

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善曰文章志曰應禎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為撫軍

將軍以禎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濟注同華林園名

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

悠悠太上民

五臣作人

之厥初

善曰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

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良曰言太上

生人

皇極肇建彝倫攸敷

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

翰曰皇大極中彝常倫

五

德更運膺錄受符

善曰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之言大中之道始立常理從是所布也

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土德次之木德次之金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次相代春秋命曆序曰五

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濟曰五德謂金木水火土也更遞也言五德之君遞相膺運以受符

錄

善

善曰說文解字

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君之故號
陶唐氏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天
歷天之歷數虞謂舜也齊曰於時五臣上帝
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於時作是上帝

乃顧惟眷光我先

善作

祚應期納禪

去聲

善

尚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

西顧此惟與宅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

禪位于晉嗣王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安曰皇

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

始存二之期良曰言上天眷位以龍飛文以

我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位以龍飛文以

虎變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

升位也言天子既即位文

章蔚然如虎豹之變也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化滂流

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銑曰玄天也天澤滂

沛而流仁惠之風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善曰尚

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美

新曰回面內響喁喁然向曰區宇之內方隅

之外皆宅心飲化回面向**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風也方隅東夷狄之國也

鳳鳴朝陽龍翔景雲
善曰周易曰天垂象聖人

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見其

文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

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

景雲光潤齊曰天象日月星也地文嶽瀆也

山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也言日月嶽

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美**嘉禾重穎冀莢載芬**

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梧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

堯為天子冀英生於虞為帝成曆
曰穎禾穗也冀英瑞草也載則芬盛也率土咸

序人胥悅欣其二善曰胥相也毛詩曰率土

也恢恢同苦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

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疏

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

則可從恭儼恪也明必精審聰必微諦也論語

曰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銑曰

恢恢大也穆穆美也言天子大量度美容貌而

有恭順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書帝曰若時登

明之德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向曰庸用也其

言以德登用為天子明試謂先帝明試其功其

恭惟何昧旦不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

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

善曰左氏傳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爲人所憎故云去其辯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嵇康書曰游心於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濟曰丕大也言我君恭勤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情太素之道同法於簡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善曰尚書易也
六府孔修
毛詩曰奄有九州良曰孔甚也
澤靡不
六府水火土木金穀也九有九州也
皮七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斬
大流沙
善曰尚書

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孔安國曰漸入也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惠化聲教無所不至無不

入也流沙
幽人肆
五臣作
嶮遠國忘遐
善曰毛

遠國名
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服虔曰肆奔
也銑曰肆習遐遠也言幽隱者習嶮而來遠

國皆忘其
越裳
五臣作常
重譯充我皇家
善

路遠而至
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
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

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
引曰盛哉皇家向曰越常國名重譯謂傳揚

其言宣之於天子充滿
我列辟赫赫虎臣
善

也言貢聘滿我國家也
毛詩曰奉璋峩峩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
厥虎臣濟曰列辟諸侯也虎臣言猛也峩峩

赫赫衆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
善曰尚書帝曰五

盛貌
品不遜孔安國曰

五品乃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良曰五品是

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諸侯在外故云和

夷狄外國善曰周禮曰施

故云威脩時貢職入覲天人貢分職以任邦

國毛詩曰以其介主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

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翰曰脩因覲見也言

各因朝見之時其士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善

脩職貢於天子曰毛詩曰

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

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

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

曰建羽蓋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翰曰諸

侯來朝天子皆周備與言而賜貽宴好會不常

其命羽蓋朱輪諸侯之車飾

厥數神心所受五臣不言而喻善曰史記曰秦

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范

公

日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宴會者

不常其數但聖心所於是肄射五臣作肆射夜食弓矢斯

御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肄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曰御進也銑曰肆放也御猶

也執發彼五的有酒斯飲其八善曰毛詩曰發彼有的以祁爾爵毛萇

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

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文武之道厥猷

未墜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也翰同善注在昔先王射

五臣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音試協韻善曰周易曰

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為失也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其九善曰毛詩曰

匪懈于位民之攸暨銑曰茲器射禮也荒廢也言其先王崇射以示武崇禮以懼廢過耽之者亦失矣戒懼羣后無爲此懈怠於位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

五臣本無集字

送孔令詩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爲

宋公在彭城九日出一項羽戲馬臺至今

相承以爲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

季恭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讓不受

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

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善曰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

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守卒高祖

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

于一時向曰謝瞻幼能爲文章豫

游環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靜辭位
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

之月盲風至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

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濟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百

工之繁林收陽彩五臣本作楊綵密苑解華叢巢幕無

留鷺遵渚有來

五臣作歸鴻善曰左氏傳曰吳王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

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鷺之巢于幕註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

月之節鷺鴈來賓良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

穹

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

氣起則西風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翰曰霞在日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

云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善曰孫卿

穹天也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

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銑曰

嘉節謂九月九日疾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

至也行宮謂馬臺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

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忌曰夫理國

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夫理國家何在扶

絲桐之間向曰四筵四坐也絲桐琴也

光迫西汜似歡餘宴有窮善曰淮南子曰日出

曰出自暘谷次于濛汜齊曰扶光日也逝矣

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言日沒歡宴將極

呼歸客養素克有終善曰歸客謂靖也嵇康幽

呼歸客養素克有終

呼歸客養素克有終

書曰周穆教曰參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
亨君子有終吉班曰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
娛老良曰逝往也歸客孔臨流怨莫從歡心
令也言能養淳素以終事

歎飛蓬

善曰言已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
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待宴暫歡之志

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
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
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
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輪曰宣遠自言臨
流相送怨不得與之相從迴我歡
樂之心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

樂游應詔詩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
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

園也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
順陽人也少好學爲高祖相國

採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
誅樂游苑名應宋文帝詔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五臣作陽協孔性黃

屋非堯心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朝廷也虛寂謂空靜之士川岑山澤也山梁雌雉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黃屋天子車也堯爲天下但憂萬人而心不在黃屋軒駕

時未五臣作來肅文囿降照五臣作昭歸善曰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

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

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
鄭玄曰文王親至靈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
上天照臨下土濟曰軒駕言時游此以就清
肅之人文囿謂文學之士昭明也言下明德而
臨之也

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

紆

臺澗備曾深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

也備盡曾高也言
臺澗盡高深也

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

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區

欽

善曰三輔黃
圖曰蘭池觀在城外

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
帳也詩曰鴻飛遵渚遵依也尚書曰隨山濬川
洞簫賦曰嶇嶇歸崎
翰曰嶇嶇不平貌
睇五臣
作瞻
目有極覽游情無

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

善曰廣雅曰睇
視也王弼老子

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
蓋也莊子南郭子綦問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
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偶音禹陸機應
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促 銑曰
積久也言目覽既極游情自遠也聞道謂
聞人之道已久而年力老弱不能行之 探已
謝丹黻五臣作曠感事懷長林善曰毛詩曰赤
芾在股毛萇曰
諸侯赤芾鄭玄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
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向曰丹曠喻榮祿也
言探已年已老慙榮祿之
飾感此事思歸於長林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季秋疊朔苦旅馬韋霜雪妻妻陽卉非肥校校

寒潭潔

善曰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詩曰秋日淒淒

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

濟曰腓病也風霜慘淒草木色皆病此

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

言以喻已老患也

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良曰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心也雲旗畫雲飾旗也興起也

鳴葭矣

朱宮蘭卮之獻時哲

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鄉飲酒禮器也受

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賓爲獻

籥曰葭也天子行鳴籥引路也戾至也朱宮謂戲馬臺有宮觀也蘭卮酒

孟也時哲謂孔令也 錢宴光有孚和樂隆

五臣作信

所缺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

和樂缺矣

易曰有孚飲酒無咎毛詩序曰鹿鳴廢則

宥天下理

吹萬羣方悅

善曰莊子曰聞在宥天

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

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

隅

善本

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

音缺

善曰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

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閒居賦序曰

猥廁朝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

逝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
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脰冠謝中
書令薄止也言指日影以河流有急瀾浮驂無
待有司奏徹膳之樂終也
緩轍善曰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驂無
緩轍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乎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善曰孔以養
行也
以戀位爲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
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
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
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獨惟此別路之念而已言
宿心之事
自此將隔
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善曰毛詩
姜周易曰六五貴于丘園束帛箋箋王肅曰失
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翰曰美孔令得歸丘園之
道歎傷已之薄劣不如也

應詔燕曲水作詩

四言 善曰水經注曰舊樂游苑宋元嘉十一年

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

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者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爲帝亦

懸衡皇流共貫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述必稽功務法宋均曰遊行功績

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惟王創物

求錫共筭

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謂年數

良曰王文帝也創物謂創造萬物也洪大也言天賜大筭使長久也仁固開周義

高登漢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

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也祚融世哲業先

列聖

善曰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

德豐盛代生哲智德業光於往列之聖人也

太上正位天臨海鏡

善曰

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
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
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
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游目於淵庭向曰
太上謂文帝也言臨制以化裁樹之刑性
人如天鏡之照海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
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也
史記文章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易曰
豚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
上及飛鳥下及魚鼈良曰萌生謂萬物也
物也言恩惠浸養萬物著信及魚鳥也
徵積實莫尚伊人和寔靈所貺
善曰言崇尚虛假諒非有
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
演連珠曰積實雖微

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亦受
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
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翰曰
豈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貺賜
也曰完其朔月不掩望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

向曰完全也日蝕在朔月蝕航琛越水輦齎
在望言今日月朔望皆全也

踰嶂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費爾
善曰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

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濟曰航舟也
輦車也言諸方貢獻琛寶或浮水或踰山而來

至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善曰言太子附帝故有
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

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劭為太子喪服傳曰
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

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
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

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弘道固以貳已良

曰言帝之體胤也麗耦也耦君之明匹辰極以為副貳也君彼東朝金昭王

卒音遂善曰東朝東宮也善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純也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子德如金玉之

明美也昭德有潤身禮不愆器善曰禮記曾子明粹美也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

曰言富德業以潤其身制度文章不愆失禮樂

之桑中淵映芳猷蘭秘其四善曰易曰其用

茂德淵冲字書曰秘者謂蘭芳之幽密向曰

柔也和言中心和明如淵之映也其道如蘭之

芳香而積於皆任文招五臣今隹武穆善曰言

高祖之子爲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爲王
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宣辰曰畢原
鄆卽文之昭也杜預曰皆文王子也邢晉應韓
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
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穆父子之迭號
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爲韶濟曰言以
高祖比文王文帝比
武王昭穆謂繼次也烏於赫王宰方旦居叔
王宰謂王爲宰輔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沈約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爲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
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良
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城王義也言方於周
公居伯叔
之次也
有睟遂**敎**銳
蕃爰履奠牧善曰謂諸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
面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
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
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

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書曰奠高山
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 翰曰晬溫潤也言

有溫潤明德履於 寧極和鈞屏必京維服其五
蕃服以定牧守

和鈞謂王宰也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
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均

萬民又曰凡邦國大小相維 銑曰寧安極理
也和鈞謂斤兩斛斗也謂安理其斤兩斛斗為

京室之蕃屏維持 朏雙交月氣參男變善
五服之諸侯也

朏雙交謂三日也凡朏魄之交皆在月三日
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

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
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

應 向曰朏魄日月也雙交謂日月交 開榮麗

舒虹燦電

善曰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

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齊曰開榮開發萬物

之榮麗其渥澤也燦光也言德惣萬化之美如

虹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善曰言既太牙故眷

舒光化際無間皇情爰眷善曰言既太牙故眷

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良曰際至

也言風化之微入於無間也皇情謂天子之情

也爰眷謂伊思鎬飲每惟洛宴楚辭曰伊思

眷下人也伊思鎬飲每惟洛宴楚辭曰伊思

今往古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凱東陽無疑

齊諧記東晉對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郊餞有壇五臣君舉

流波翰曰惟亦思也郊餞有壇作疆君舉

有禮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左

氏傳曹劌曰君舉必書銑曰郊餞謂祖

祭也有疆謂作壇以祭幙帷蘭甸畫流高陸善

也君之舉措必依於禮幙帷蘭甸畫流高陸善

廣雅曰幙帳也蘭甸蘭生于甸猶蘭皋也畫流
分流也向曰蘭甸謂野田有蘭者蓋以其香

喻德馨也言張帷幙於蘭甸畫
地通水於高階之側也陸階也分庭薦樂析波

浮醴善曰莊子曰分庭抗禮濟曰分庭謂東
西廂俱作樂也析波謂分水以流極也醴

酒也豫同夏諺彦事兼出濟孟子曰夏諺曰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良曰夏諺云吾王不游吾何
以休出濟詩曰出宿于濟言歡豫之事兼同於

古仰閱豐施降惟微物善曰閱猶數也微物自

鳥微物也翰曰閱視也言我仰視三妨儲隸

天子豐厚之施下思於已誠為微物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

五塵朝黻音弗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

子中舍人轉正負外郎徙負外常侍出為始安

任朝官也妨妨賢人之路座謂五

途泰命屯

恩充報屈有悔可悛

全滯瑕難拂

泰屯二卦名

善曰

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雷如周易曰野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也廣雅曰輟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同銑曰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滿而巳報猶屈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

四言

善曰裴子野宋

三月皇太子助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何曰宋文帝太子親釋奠於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善曰漢書元帝詔曰國之

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

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

稟道毓

育德講藝立言

善

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良曰

浚明爽曙達

義茲昏

善曰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

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

達也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

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脩道以達義恒
于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
所以茲昏也濟曰言大明自暗而生且永瞻
不差其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亦猶是焉

先覺顧惟後昆

其一

善曰言大義漸乖永瞻

于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于天人之
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鉤曰永長也言
長瞻先覺之人義有乖舛者顧大人長物繼天
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

接聖

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
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

道亦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長育萬物也繼天

接太子之
聖緒也

時屯必亨運蒙則正

善曰周易曰屯
元亨利貞王弼

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
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

利乃利正也。濟曰言遭偃閉武術闡揚文令

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

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良

曰術道也言偃武道。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善曰

開舉文學之政令。尚書曰庶邦庶士猗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

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

也維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

翰曰言衆士萬人皆傾慕其風仰之以爲鑒鏡

虞庠飾館。庠炳。粹。音遂。善曰禮記曰有

圖孔聖之圖畫也炳丹青色也孟子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懷。五臣仁憬

館以象之睿聖也聖圖畫孔子圖。懷。五臣仁憬

象於其中炳然溫潤粹溫潤貌。懷。五臣仁憬

九集抱智。虞。五臣作。至。善曰懷抱謂苞韞禮

永。具負切。記曰君子有禮故物

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
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左氏傳為啓疆
謂楚子曰求諸侯而厲至杜預曰厲華也何
曰憬遠也言懷仁韞智之上皆自遠而羣至
踵門陳書躡屨脚**獻器**善曰莊子曰有孫休者
踵門而訖扁子司馬彪
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
虞卿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
器也濟曰屨履也言至門陳政理之書躡履
獻其**澡身玄淵宅心道秘**其三**善曰禮記曰**
禮器**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尚書**
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良曰玄
淵道秘皆道德深遠之**伊昔周儲聿光往記**善
處言沐浴居心於此**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
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

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
曰聿述也翰曰周儲謂文王為太子時言恭
孝事上一日三朝也聿言述也言述光前史

思皇世哲體元作嗣

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

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銑曰皇美也世哲謂太子也元大也謂體居大而為嗣
繼資此夙和降從經五臣志善曰資猶籍也毛詩曰誰夙知而暮

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辯志

向曰夙早降下

也言太子資於儒學早知之人下從伏膺以學

經典為過歷天彼前文矩周規值

書大傳曰聖人

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
濟曰

學其規矩亦與之相當
正殿虛筵司分簡
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

曰正殿鬼以造天兮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鄭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良曰

正殿太子正殿也司分主曆之尚席函含杖丞

官也簡日謂擇吉日也筵席也

五臣作疑奉帙善曰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

丈承疑奉帙尚席禮記曰席間函杖鄭

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

師保有疑丞翰曰尚席儒席也席容一丈分

地使得指揮也承疑侍言稱辭惇敦史秉筆

輔弼之官帙書帙也

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為惇史國語士茁謂襄子曰臣秉筆

事君銑曰侍言稱辭傳太子言語妙識幾平

之官也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也

音王載有述
善曰周易曰知幾其神乎

孔叢子曰使談者有述焉為之奈何何曰言

侍從之官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帝王法

則有所肆作肆議芳訊信大教克明善曰演連

述作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

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濟曰肆習訊問也言習

議者以芳美之道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

相問故大道能明

盟樂薦歌笙善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

先聖先師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

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

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也良曰言其恭敬

其六

善曰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成王曰

也盥謂貯水器所以淨洗

昭事是肅俎實非馨

手也薦進也歌笙雅樂也

之德也。俎謂祭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也。獻終襲吉。

官廣燕堂設象筵庭宿金懸五臣作縣如字協

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楨瓜賦

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簟。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然。鍾則金也。銑曰襲重

即就也。言獻禮既重得其吉祥。還就於宮以廣燕樂也。象筵以象牙為席也。金縣謂金鼓之樂

也。宿謂夜。台保燕徽皇戚比彦善曰春秋漢舍

列於庭。法三能與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為彦。何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

保也。皇戚皇之親戚也。徽美。有乾酒澄端服整

弁善曰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

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濟曰肴乾六官視

酒澄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就常服也

命九賓相儀善曰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眡其

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命傳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儀銑曰九賓謂

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禮儀纓笏幣序中卷充街善曰纓

秉笏也皆朝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巾箱也所以盛書翰曰巾盛物也

言垂纓笏卷者幣都莊五臣作雲動野音風

於庠序滿於街衢也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

馬風倭韓詩曰施于中旌薛君曰中旒中九

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

銑曰莊旒皆道也言觀禮之人於道路有如雲

動風

倫周伍漢超哉邈倚鄭玄禮記注曰倫比

其八

善曰

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向曰倫比伍參也言比周

漢之德超然遠美清暉在天容光必照善曰清暉喻日

日月有明容光小隙也物性五臣其情理宣其與

趙岐曰容光小隙也物性作任其情理宣其與善曰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

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

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偽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

曰道者萬物之與廣雅曰與藏也良曰言萬物各任其情明理

以宣深奧之義妄先國胄側聞邦教善曰沈約宋書

曰元嘉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賈誼弔屈原曰側聞先生

尚書曰司徒掌邦教翰曰胄長也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博士故謙云妄居國胄之

先而側聞國徒愧微冥終謝智效善曰微冥微之教義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效一官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也言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

侍宴樂游苑送張

五臣無張字

徐州應詔詩

五言

善曰劉璠梁典曰張謖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謖音速

丘希範

善曰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

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向曰希範時為中郎武帝弟宋為徐州刺史應詔送王

詰丘旦閭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聲

善曰左氏

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曉闕於閭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閭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簫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竽笙塤箎皆以鳴吹也齊曰閭闔天門也鳳吹笙也笙體鳳故也

輕蕙

帝

承玉輦細草藉龍騎

善曰毛詩曰自牧歸蕙毛萇曰蕙茅

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皮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良曰蕙草

之初生藉猶鋪也言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恣善曰集本作漬

巢空初鳥飛

杏

亂新魚戲

善曰毛詩曰參

差荇菜

翰曰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荇水草也

寔惟北門重匪親孰

為寄

善曰史記齊威王曰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北門也

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銑曰
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言非親王誰者可寄

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善曰荀悅漢記曰大

禮而罷莫不肅穆向曰別念謂武帝別弟小
也肅穆謂和穆也言天子恩波和睦而被及小

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

辛酉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濟曰小臣
遲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也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五言 善曰梁

元瑜為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善曰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

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
建昌侯薨謚曰隱 良曰僧珍為左

衛將軍北伐魏
故命作詩餞也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用水之浦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用水在南陽浦崖也莊子曰
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水
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
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良曰堯時丹
水國不服堯征而克之此非樂我皇秉至德忘
戰但切君臨之重懼百姓不安我皇秉至德忘
已用堯心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
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翰曰我
皇則梁武帝也執至聖之德忘其身用帝堯之
心以安人安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
善曰言失常
區宇又寧大載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
曰愍憐也憐此區宇之內萬物失所也言苦
魏

侵推

士轂

二嶠

道

善作

揚旆

九河

陰

善曰漢書馮唐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闌以內

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西都賦曰左據函

谷二嶠之阻藉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

既道轂梁傳曰水南曰陰

向曰古之遣將天

子親推車轂送之

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

善

二嶠山名旆旗也

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

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

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蹠繳一

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

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

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也

濟曰三

屬甲也選擇也百金

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

言立百金以招士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

人邊遣外史周臣夫軍細柳韓詩章句曰

述行飲酒曰餞

良曰細柳漢將周亞夫屯營

也言兵車出營作餞席樽酒於上林也上林即

樂游苑也取象於

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

善

漢家上林苑也

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

者則先強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翰曰

言後者執誅前

函轅

方解帶

毳

武稍披襟

善曰解帶披襟言將隣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

崑山之闕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顯曰武關在

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

銑曰函函谷關也轅轅洛東坂名毳武二關

名盡為中國之襟帶

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

言今披解而出也

音尋善曰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

曰北芒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

修亘暨于東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

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何

日洛陽魏所都也芒山故王伐罪將陪告成禮

弔人於此弔問也問人勞苦也

待此未抽簪善曰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謂武王誅紂而還燔柴效天望祀山

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濟曰言堯平

四方必將燔柴以告武成約自云將陪侍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

祖餞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選應氏詩二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送應璩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

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

燒焚

音燒協韻

善曰

北芒已見沈休文應詔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

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 洛陽山洛之南山也漢遭董卓燒宮室垣墻皆

頓擗

關

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

側足無

五臣

行徑荒疇不復田

善曰漢書曰伍

中生荆棘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

賈逵曰一井為疇

倒也不見耆老言皆遭亂見殺

銑曰頓擗崩

遊子久不歸

不識陌與阡

俗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

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向

曰阡陌皆道也言我久不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

歸此皆不識其道徑也

人煙念我平常

五臣作生

居氣結不能言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

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言思念平生游居之處所盡成丘墟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

嘉會難再逢

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常有

天地無終

極人命若朝霜

善曰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

生如朝露

善曰無終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

願得展嬾婉我友之

朔方

善曰毛詩曰嬾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

朔方曰城彼朔方銑曰嬾婉歡樂也言我願

得舒此歡樂也我友

親昵

臣作昵女乙切五

並集送置

謂應璩也朔北也

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

深豈不愧中

勝

善曰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

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至情之極所

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向曰中

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苦深今為離別豈不各愧於中勝

山川阻且遠別

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善曰毛詩

遠又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翼起

高飛翼於身與之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五言

孫子荆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

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向曰子荆仕晉為馮翊

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軍俊下官屬仕者送至陟陽候故於此作也陟

陽亭名候亭也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

以賤軀毛詩曰零雨其濛

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善曰傾猶盡也

三命皆有極咄咄嗟安可保

善曰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

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

三命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咄驚也咄倉憤

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翰曰莫大於

言三命皆有終極嗟我此身安可長保

殤子彭聃

貪

猶爲夭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

山猶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宜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未爲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爲周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銑曰七歲已下亡曰下殤彭祖老聃皆壽者若達自然之分者殤者亦吉凶如足爲壽違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爲夭

吉凶如

糾纏

墨憂喜相紛繞

五臣作擾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

如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

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鵬鳥賦曰禍之與

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賦

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濟曰吉凶相繞如索

兩股纏也紛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善曰言

擾猶互起也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

鑪陶治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

鵬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為銅濟曰言以天

地為鑪陶治萬物故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

宜齊同何有大小

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

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鵬冠

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

翰曰達人不賤物貴我通為一觀我覺此道苦

其不

早垂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

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

秋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垂離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能察我別離之心言當取鑒於天齊曰偕俱也言齊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金谷集作詩

五言 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

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金谷水名流經石崇之居時崇出為城陽太守潘安仁送

之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

善曰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

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

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賦詩以叙中懷應
 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
 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
 沂其又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 翰曰祭酒
 助三公和鼎也崇出守城陽在海畔故云鎮海涯沂水名也 親友各言邁中

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

陽夕次金谷湄音眉 善曰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曹子

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 向曰國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

京湄水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善曰七發曰依絕區兮臨

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阻也 濟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大也威夷長貌綠

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瀝泉龍鱗澗激波連珠

揮

善曰東京賦曰淥水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爾雅

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鄭元水經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公街音牙洞簫賦曰揚素

波而揮連珠良曰金石之水蹙為前庭樹沙文如龍鱗激水歟石如珠之揮散

棠後園植烏桺

卑

靈囿繁若

善作

榴

茂林列芳

梨

善曰上林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沙棠樹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

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翰曰皆果木名囿園也言靈美也

沼遷坐登隆坻

池

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

善

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陟水中之高池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

既醉朱顏醺王仲宣公譙詩曰但愬杯行遲銑曰坻岸愬告也玄醴黑黍酒也揚桴

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善曰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

公讌詩曰簫絃發徽音度曲清且悲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

春榮誰不暮

五臣作耀

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

首同所歸

善曰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

齊王曰此奔仇讐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易曰殊塗而同歸世

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

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

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議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
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濟曰春草俱
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
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投分義寄
於爾與金石比堅白
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五言 善曰沈約

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
州刺史又曰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
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
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謝宣遠王弘為撫軍將軍後庾被徵還
撫軍送至盆口瞻亦將赴豫
章三人於此叙別故賦是詩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

五臣作及南服善曰言庾被召
而旋帝京已守

官而蒞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南服南方五服也翰曰祗敬也謂庾西陽召

赴職也服諸侯之國也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

牧舉觴矜五臣作務飲餞指途念出宿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

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机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明牧指

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日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衡贈弟詩曰指塗

悲有餘銑曰方並析別曠遠來晨無定端別

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郊也畧有成速向曰晨時畧影也言來頽陽照通津

時未期離別日影急速夕陰暖平陸榜進人理行盧輶軒命歸僕善

楚辭曰日暍暍而下頽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

賦曰輶軒蓼擾毛詩曰輶車鑾鑾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濟曰頽陽落日也

言日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也輶舟也輶軒輕舟也分手東城闥因發

權教西江澳城曲重門也爾雅曰澳隈也郭璞

良曰闥城曲澳亦曲也離會雖相雜善作逝川

豈往復善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

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為

雜非也翰曰庾與王離宣遠與王會故云相

復翰時不留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善曰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翰曰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

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楊州有四津方

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銑曰靈運為永嘉太守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祗役出皇邑相

五臣作指期憩越善曰役所蒞之

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

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向曰解纜力及皇邑京都也憩止也甌越越之別名

流潮懷舊不能發

善曰吳志曰更增解纜然纜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憶懷舊之蓄

念銑曰纜繫船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及潮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析析就衰

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

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

故物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含別

離情已多感歎遇此風物更益難歌言積病是慙攝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資

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

茂

善曰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

哀詩曰轍兮轍兮何其寂茂一作戚翰曰伊惟惟思也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適豈須思年

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茂之懷也茂無也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五言善曰十洲記日丹陽郡新亭在中

思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

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祐白遙光光收眺下獄死
零陵郡內史
銑曰新亭亭名范雲代為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帝游於江淵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蠻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友死於湘水因為

湘夫人 向曰洞庭山名黃帝奏咸池之樂於
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之即楚辭所謂湘夫

人是 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善曰歸藏啓筮
也 有白雲出自

蒼梧入于大梁尚書 停驂我悵望輟棹于夷猶
曰江漢朝宗于海

善曰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
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

今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濟曰驂馬輟止
也夷猶長望貌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

止 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 善曰言范同廣平
棹

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郭
豪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

帝謂豪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百姓
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

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
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

既病免家居良曰周處為廣平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善曰楚辭今求為此空懷果同相知之謝病故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之上

別范安成詩

五言 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樊賓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銑同善注

生平

五臣作平生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善曰言春秋既富前期非

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向曰言少年之特別離

以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善曰言年壽易也

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齊曰言今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

持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無明明日恐

不得與之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善曰

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忌不

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廻如此者三翰曰楚王夢與朋友相

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之心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